

肃清“天才论”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流毒*

楊維增

唯心主义的“天才论”，是孔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林彪篡党夺权，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纲领，是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的思想武器。其反动实质，就是要人们“崇拜天才”，“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它渗透到意识形态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至今仍然蛊惑着知识分子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兵群众、脱离三大革命实际，走上“个人奋斗”、“成名成家”和“天才教育”的邪路。因此，为了把批林批孔的斗争深入到学科和教学领域，击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科研路线的复辟思潮，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就必须继续从政治上和理论上批判“天才论”，并肃清它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流毒。

—

科学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还是少数“天才”科学家创造的？这历来是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斗争的一个根本问题。剥削阶级为了培养高踞于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以维护或恢复其反动统治，总是竭力宣扬“天才创造”论。他们把科学的种种发现和发明，统统归结为这个“天才”或那个“天才”所创造。化学中关于氧及其在燃烧过程中的作用的发现，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了争夺这个“天才”属于本国所有，竟争论了近两个世纪之久，至今尚未停止。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因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事实上，十八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生产不断扩大，采矿、冶金、医药等工业更是迅猛发展，它强烈要求能认识燃烧现象的本质。当时，化学实验已开始使用天平，由定性分析跃进到定性定量分析的新阶段，从而有可能实现生产提出来的这一任务。英国的普利斯特列、瑞士的舍勒和法

* 1974.4.20接稿

国的拉瓦锡等人,在生产斗争的推动下,几乎都在同时做燃烧实验。1774年,普利斯特列用凸透镜聚集阳光照射氧化汞,收集到从中分解出来的氧气。但他却被形而上学的自然观所束缚,“当真理碰到鼻尖上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真理”,错误地称之为“无燃素气体”。拉瓦锡搜集、整理并批判地继承了燃素说者的实验方法和材料,重复普利斯特列的实验,也从氧化汞得到了氧气,接着他又使汞在密闭容器中加热,发现空气失去的重量和汞增加的重量相等,从而认识到金属增加重量,并不是由于失去了具有“负重量”的“燃素”,而是与氧化合的结果。此后,他又继续各种试验,证明一切燃烧现象和呼吸现象都与氧气有关。终于在1777年推翻了统治一百年之久的燃素说,建立了氧化燃烧学说,“使过去在燃素说形式上倒立着的全部化学正立过来了”。我们由此看到,氧化燃烧学说的创立,是广大群众长期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结晶,而不是拉瓦锡一个人所能孤立完成的。如果没有劳动人民创造的氧化汞、玻璃仪器、天平等物质技术条件,拉瓦锡更是什么事也做不出来。他之所以能作出较大的贡献,绝不是因为有什么“天赋之才”,而是由于他顺应了生产和科学发展的潮流,认真总结了别人的经验,积极参加科学实验,从而认识和掌握了某些客观规律的结果。其它所有的科学发现、发明和创造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集中群众智慧的产物。它依赖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水平和人类的认识水平,来源于社会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

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人民群众是生产的实践者,也是自然科学的奠基人。几千年来,他们尽管受到反动统治阶级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聪明才智受到很大的摧残和压抑,却仍然世代地创造和发展着自然科学。我国宋代有成就的科学家沈括,站在法家立场上,看到了人民群众这一作用。他在《梦溪笔谈》里记载了许多当代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今天,在我国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过去被压抑的聪明才智正在与日俱增地迸发出灿烂的光辉。工人群钻专家倪志福、工人电光源专家蔡祖泉、农民水稻专家陈永康,犹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南京长江大桥、十二万五千瓩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是以工人为主体,有革命科技人员和革命干部参加的伟大创举;“基本粒子”层子模型的提出,地质力学的创立和应用,以及原子弹、导弹、氢弹、人造地球卫星连续试验成功,更是我国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夸大个人的作用,离开千百万人民群众来侈谈“天才”,就是十足的历史唯心主义。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伟大真理,牢记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的教导,狠批从孔老二到林彪的“上智下愚”、“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自觉地彻

底地“抛弃脱离群众的恶习，以鞠躬尽瘁的精神献身人民，与工农兵密切结合”，积极参加三大革命斗争，把自然科学推向前进。

二

科学的发现、发明和创造，是经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发展过程，还是来源于偶然和灵感？这是唯物论的反映论同唯心论的先验论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重大斗争。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为了贩卖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在宣扬“天才创造”论的同时，总是鼓吹“偶然发现”论。他们散布：牛顿看见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偶然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瓦特看见蒸汽冲开壶盖偶然发明蒸汽机；门捷列夫把化学元素性质写在纸牌上，在摆弄这些纸牌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元素周期律，等等。在他们看来，科学家有超人的“天才”和“灵感”，因而能毫不费力地在一瞬间有所发现、发明和创造。客观的科学史实却作了完全否定的回答。就拿元素周期律的发现来说吧！如果没有世世代代的劳动群众和科学工作者发现的63种化学元素的知识，没有由于化学工业的推动，十九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许多人从事元素分类工作而积累的丰富材料，如德国段柏莱纳的“三素组”、英国纽兰兹的“八音律”，以及德国迈耶尔的十分接近的元素周期表，门捷列夫的发现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没有他本人二十年的科学实践，以及“**不自觉地应用黑格尔的量转化为质的规律**”，门捷列夫也将成为科学上的睁眼瞎子，看不到化学元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发现不了元素性质随着原子量的增加而呈周期性变化的规律。由此可见，科学的发现、发明和创造，总是要经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而决不是出自某一个人的偶然性的活动。然而，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却往往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甚至无中生有地夸大偶然性的作用，从而宣扬形而上学和唯心论的先验论。孔老二标榜“生而知之”，刘少奇宣扬“头脑制造法则”，林彪鼓吹“我的脑袋长得好”、“特别灵”，搞创作要依靠“如同电光石火，稍纵即逝”的“思想闪光”，就是这类货色。杜林也是这样，把反映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数学，以及其它一切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都看成是可以先验地、即不利用外部世界给我们提示的经验而从头脑中构思出来。这种唯心论的先验论，完全颠倒了思维和存在、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成为“三脱离”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科研路线的精神支柱之一。毛主席对此作了严肃而深刻的批判，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我国科学工作者继1965年首先在世界上人工合成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之后，1967年开始进行测定猪胰岛素晶体结构的工作。为了制备符合X光衍射法要求的含有重原子的胰岛素样品，做了一千多次试验，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

复,才获得成功,于1971年全部完成了分辨率为 2.5 \AA 的猪胰岛素晶体结构的测定工作,在人类认识生命,揭开生命奥秘的伟大历程中又迈进了一大步。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偶然发现”论的有力批判。我们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彻底纠正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自觉地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繁荣科学,发展科学。

三

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在自然科学教学领域中的流毒,年深日久,根深蒂固。“天才创造”论、“偶然发现”论和天才教育观,就是其典型表现。资产阶级教科书充斥着个人的名字,为所谓“天才”的科学家树碑立传。苏修教育“权威”凯洛夫叫嚷:当“科学和艺术的著名人物、杰出的历史人物”“成为学生的理想”时,学生“就在这个形象里找到精神上的支持”。刘少奇在教育界的代理人周扬胡说什么:不出名就“不能刺激人才、学术的成长”。林彪、陈伯达之流更是肆无忌惮地鼓吹:只要闭门“思索”,“一酝酿成熟便会豁然贯通”;“有伟大发明创造”,“就能出人头地”,“成为宇宙间之‘伟人’”、“一批又一批灿烂的群星”。他们都以名利地位为钓饵,引诱年青一代走上“个人奋斗”、“成名成家”、“读书做官”的邪路,以造成“一批又一批”的精神贵族,为其复辟资本主义效劳。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废除了旧的招生制度,遵照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并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实行开门办学,把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但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止息。持有天才教育观的人,对于新生事物总是格格不入,认为工农兵学员掌握不了现代科学,新的招生制度和办学道路会埋没人才,培养不出科学家来。诸如此类的看法,显然是“天才论”在教育战线新形势下的复活,实质上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否定!事实证明,我校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在去年毕业科学实验中充分显示出:政治觉悟高,工作能力强,思想解放,敢想敢干,普遍具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金属物理专业的工农兵学员在校外搞科学实验时,电子仪器发生了故障,一些旧大学毕业的技术人员束手无策,学员却能马上动手,及时修复,保证实验顺利进行;激光专业的工农兵学员在教师和相关研究所技术员的指导下,很快就掌握了脉冲全息照相的原理和技术,拍摄漫射脉冲全息照片已获得初步成功,为国内有关方面的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生化微生物专业的工农兵学员到揭阳酱料厂和工人一道搞科学实验,在两个多月时间里,就解决了噬菌体对谷氨酸发酵的污染问题。无数的事实证明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必须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坚持唯物史观,反对唯心史观;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彻底肃清“天才论”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流毒,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理科教育革命进行到底。